

那个教了一辈子小学的老师走了

□樊希安

那个教了一辈子小学的老师,就是我的岳母,她名讳贾育英。老人家享年96岁,到今天去世整100天了。她这一生就干了一件事,当小学老师,教了一辈子书。从庄河到长春,换过几所小学,都是当班主任,在讲台上站了一辈子,和祖国的花朵待在一起一辈子。从18岁参加工作算起,她在小学教师岗位干了42年,一直干到退休。教过多少学生,她记不清了;还有多少学生记着她,谁也说不上。没有人评估她人生的价值和贡献,她把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最主要的精力,都献给党的教育事业,献给祖国的花朵了。

我的岳父岳母都是辽宁庄河人,他们很幸运,因为东北解放早,办教育需要师资力量,当地政府开办由革命青年参加的师资培训班。我岳父岳母都参加了,毕业后分在一所小学任教,我岳父任校长,我岳母是老师,先是同事,后来结为伉俪。我岳父石佩臣先生志存高远,1956年作为调干生,考上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继而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做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成了全国马克思主义教育专业学科带头人,可谓功成名就。我岳母则留在故乡的小学,除了教书,还要照顾公婆、养育儿女。其间服从组织安排,也换过几所小学,条件很艰苦,但我岳母都坚持下来了,从无怨言,从不向组织讨价还价。一段时间政府还把公办教师的粮油供应关系转到生产队,分到最不好的粮食和蔬菜,我岳母也都默默忍受。她性格温和,从不和人争执,不挣不抢,更不会去争什么名利。在她和我岳父两地生活近20年后,为了解决两地分居,实现全家团聚,她被调到长春市红旗街小学当老师,一干就是20年,依然普普通通,任劳任怨,默默无闻,一直干到退休,上完最后一堂课回家。就这么普通的一个人,竟然有一天突然时来运转,组织上通知,说经过有关方面确认,我岳母和岳父参加革命青年师资培训班,就算是参加革命工作,因为办班时间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岳父岳母被确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一下子成了“革命老前辈”,成了“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工资待遇一下子提高了,过年过节也有人来慰问了。我老岳母心情淡然平和,还是老样子,还是那样普普通通而无变化,一如往常。

我岳母虽然普通,但在教学方面却不含糊,决不低于标准,总是想方设法提高质量。即使课余时间,也开展各种活动,增强孩子们心智。岳母让我给孩子们写过诗朗诵,和其他适合孩子表演的节目;也让我给班里学生复印过照片。我去学校送时,隔窗看见岳母正给学生们上课,严肃,认真,慈祥,个头不高但气场很足,学生们认真听讲,课堂秩序井然。面对此情此景,我对我老岳母肃然起敬。妻子告诉我,老母亲教书认真是出了名的,做事决不糊弄,到哪都受到老师和学生的拥戴。她低调谦和,遇事不争,屡屡退让,也使自己形成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工作了一辈子,教书教了一辈子,没有和谁红过脸,把主要精力都用到教学上了。

退休了,愉快地回家了,没有纠结,没有遗憾,也没有任何不适。老岳母很快就找到了事做,她依旧心系学生和儿童,只是改变了关爱的方式。她让我爱人给她买了各色毛线,整日在家里编织毛衣。毛衣是比量小学生身材织的,一件件色彩图案纹样各不相同,精心编织,编织好后寄往孤儿院和希望小学,送上一份温暖,献上一份爱心,把祖国的花朵装扮得更加美丽。退休后,老岳母就干这么一件事,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到眼睛看不见,才放下织针,像将军下了征鞍、老农不再耕耘。

岳母堪称贤妻良母,孝敬公婆,恭顺丈夫,慈爱子女。20世纪60年代初,岳母本已调长春工作,却因子女留在原籍得不到照顾,家中生活发生困难。婆婆说,你再不回来,孩子都得饿死。岳母毅然由城回乡,变卖贵重衣物,精心照料老人孩子,使全家渡过难关。岳母从来都感恩社会,对自己的一切都很满足,啥时候都幸福满满。她也不为什么去争,也不为什么发愁,一辈子甘愿当一名普通的小学老师。她这一辈子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也没有什么社会荣誉,也没有上过什么榜,也没领过大额奖金。她一辈子普普通通,就像绿地上的一棵小草。

今年2月,我们全家去长春为岳母过95岁大寿,我请书法家写一个大的“寿”字,挂在岳母的房间,期盼她鹤龄延年。岳母去世了,我内心很悲伤,想起臧克家先生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模仿臧老的诗,也写几句:有的人很有名,却没有影响力;有的人没有名,却很有影响力。她的一生对社会产生了影响,起着长远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我把这几句话,献给教了一辈子小学、在社会上默默无闻的我敬爱的岳母。

■ 嫣然思语

一棵树的遐思

□涂玉国

在南方,经常可以看到一棵棵遮天蔽日的大榕树,每棵树站立的地方都是一个世界

站在树下,有人看到了它的高大有人看到了它的独木成林有人看到了它足下的土地有人透过密不透风的枝叶看到了狭窄的天空

当我们被树荫笼罩时往往忽略了吹拂它的风,无处不在的光很多的时候,我们总是选择性遗忘只在乎眼前所看到的

诗在,黄鹤楼在?

□周百义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结尾,高适回忆与李白交往的岁月,眼前不断闪现出两人登黄鹤楼的情景。黄鹤楼是李白一生中多次登临的胜地,他曾以旷世之才,在这里挥毫写下奔放的心声。诗人的命运无疑与这座江南名楼紧紧相连,李白流放夜郎之际,黄鹤楼在一场大火中焚毁,高适闻讯不无惋惜。他似乎也在安慰自己,深情地对随行的书僮说:写黄鹤楼的诗在,黄鹤楼就在!

高适的话说对了一半。天才李白为黄鹤楼写下的那些美妙的诗歌,已经嵌进了这座名楼,融入了江城三镇,伴随那滚滚东去的长江,浸润了大江南北。那江城五月,碧空远影,楼中玉笛,天边夜色,还有那要“捶碎黄鹤楼”的戏谑,都留在了汉语的字里行间。不过,除了李白,从古至今,还有无数文人骚客慕名来到这里。他们与李白一样,登斯楼时,凭栏远眺,万千气象,驰目骋怀,于是情动于中,思接千载,把酒临风之余,在此挥毫泼墨。他们或争奇斗艳,各擅胜场,一展诗酒风流,或凭轩涕流,忧生愤世,写下那送别的惆怅、怀古的感慨、人生的感悟,书写春秋秩序的无奈,城因城而立,城因楼而彰,楼因文才著,此中道理无人不知,但这些诗文,如果任由时人写在黄鹤楼的“诗板”上,岁月迢迢,如果不将其用一种介质储存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便会成为那江上烟波、东流逝水,后人将何以得见?江山胜景,佳文妙诗,岂不与楼俱焚、与沙俱沉。因此,诗在,黄鹤楼在没错,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应当加上一句:诗在,书在,则黄鹤楼才在。

黄鹤楼从东吴三国修建成楼始,几焚几建,已无详细数字可供稽考,也无专著载其始末。直到明万历年间,武昌府迎来了这样一位读过书的父母官,此人姓孙名承荣,进士出身,江苏苏州府长洲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586)金榜题名后,经观政历练,来武昌任知府。此人知道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或者他知道书籍的力量,主政期间,曾主持刊刻《楚纪》《武昌郡志》,又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主持编纂了《黄鹤楼集》。后来他的助手、举人任家相又续编了一辑,以上中下三部分示人。该书收集了从南朝到明代250位作者诗、文、赋、杂记360余篇(首)。其中最早的是南朝鲍照的《登黄鹤楼》,让李白慨叹“眼前有景道不得”的唐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还有历代诗人王维、刘禹锡、宋之问、孟浩然、白居易、贾岛、杜牧、苏轼、陆游、



▲明刻《黄鹤楼集》,由藏书家徐行可捐赠给湖北省图书馆。

人咏叹斯楼的佳作,以助其盛。有关部门虽然从旧志上获悉前“市长”编纂过《黄鹤楼集》,但遍寻三镇,却不知所终。最后,时任湖北省图书馆副馆长的徐孝必从父亲徐行可早年的赠书中发现了这本书的踪影。据说,这是国内仅存的孤本。后来,又有人说在国家图书馆也发现了一种。即使此书不孤,但存世仅两册,也算是双壁了。此书在新黄鹤楼建成之际,先是影印出版,后来又经王启兴先生等点校整理,以《明刻黄鹤楼集校注》的名义刊行于世。

楼以诗名世,诗以楼长存。文物彰明,盛世重光,可谓皆大欢喜。可是,如果复盘这本《黄鹤楼集》的传播史,却发现这过程其实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400年前,我们的先人为了留住历史的痕迹,公务之暇搜集整理,借手民之劳,付之梨枣,将有史以来咏叹黄鹤楼的诗文留在人间,但中原板荡,岁月播迁,从明清鼎革到太平天国,再到当代文化浩劫,这本记载江南名楼的诗文集竟然如风扫落叶,踪迹全无,如果不是一个藏书家的坚守,并且在20世纪50年代将这本书“捐赠”给了有关公益收藏机构,那么此书将如同那屡建屡毁的黄鹤楼,早已消逝在时间的长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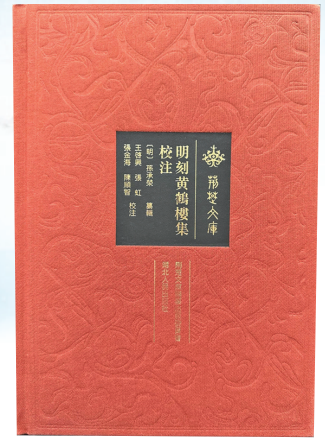
所以,我们应当感谢这本书的收藏家。不过,我们绝对不应忘记收藏家在时代的洪流中跌宕起伏的命运,他与《黄鹤楼集》的失而复得一样,其遭际也让人感慨万端。

关于徐氏一家向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和湖北省图书馆、博物馆捐赠图书10万册、珍贵文物8000件,已经屡见报端。从字面上看,徐家是自觉自愿“化私为公”,其实,笔者近日阅读马志立先生撰写的《徐行可先生年谱》,字里行间,却窥见了明刻《黄鹤楼集》收藏家与捐赠者心境的曲折。

徐行可藏书50年,藏书之多之精居湖北之魁。日本鬼子占领武汉期间,有日本人高价向其购买文献,曾被他一口拒绝。他抄书、校书、藏书、编书,一生与书相伴,惜书如命,爱书成癖。1956年9月,他一次性慷慨地向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捐赠图书500箱,约有6万册,其中多为线装古籍。1959年7月,在徐行可先生逝世的当月,徐氏11名子女联名致书湖北省图书馆,希望将家中尚存的200箱图书也无偿捐赠给国家。函中言语至诚,“敬求惠予接纳,使书得尽其用,且慰死者之心,则不胜感戴之至”。

毫无疑问,《黄鹤楼集》便在这两次捐赠图书之列。目前在湖北省图书馆看到的明刻《黄鹤楼集》的底本上,书前印有“武昌府经历司经历伍字智刊”字样,钤有“曾归徐氏彊影”印。“彊影”是徐行可之号。

曾经视书如命的徐行可先生及其子女真的是“自觉自愿”并迫切地希望捐出毕生所藏的珍贵图书,并且不接受任何奖励吗?从常人看,似乎不合情理。据说,徐行可在世时,向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捐赠的500箱图



▲《荆楚文库》中收录《明刻黄鹤楼集校注》。

书,受赠者曾经奖给他2万元人民币,算是半价收购,后来徐行可又用这笔钱从北京买了一套善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631册赠给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第二次,徐行可子女不仅捐出了家中仅存的200箱图书,还向湖北省博物馆捐出了8000件徐行可生前收藏的文物,其中有书法、绘画、碑拓、封泥,绘画中仅明代大家董其昌的作品就有12幅之多,其价值目前看来不可以金钱计。

1959年7月20日,湖北省文化局回函湖北省图书馆,同意接受徐行可的捐赠,并且协商将徐行可捐赠给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的人文社科图书划归省图书馆,称徐氏子女无偿捐赠图书和文物是“爱国主义精神”云云。

其实,1959年,年已七十的徐行可身患重病,已囊中羞涩。他在致学者、编辑家陈乃乾的信中写道:“乃乾先生:恕病数月矣,近十余日呕吐不止。……恕自去年三月辞去科学院百五十月薪,仅房租不足自活,能否惠赐《通检》一册,是所企祷……”徐氏原在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图书馆有兼职,当时不知何故已辞去,其在汉有房屋多间,平时租于他人,以收租养活全家。但是,在徐行可去世几天之后,徐家子女却又积极地向省图书馆和文物局全部捐给政府,并且不索分文。

是否有隐情,不得而知。我没有就此向徐家子女求证。徐氏《年谱》作者马志立先生也没有道明原因,而只是引用了1959年9月2日的《顾颉刚日记》。日记中顾颉刚写道:“闻公诸言,冒鹤亭(广生)上月逝世,年八十八。徐行可、钱基博亦皆逝,渠二人皆右派分子,含恨入地者也。”

读到此,经历过或者研究过20世纪50年代历史的人也许就不难理解,徐行可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捐出6万册藏书的无奈与背后的隐秘了。他的11名子女在父亲逝世当月又捐出余下的藏书,是否与某些余波有关,则需要历史学家去探讨。

话说回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徐氏一家不提前捐出这些图书,从当年很多知识分子家庭藏书遭到的厄运来推测,毫无疑问,《黄鹤楼集》很难独善其身。

长安三万里,梁园何时归?如果我们梦回大唐,一定要告诉李白和高适:“诗在,黄鹤楼在;书在,黄鹤楼才在;社稷安澜,黄鹤楼与书方能长在。”

吾以为,一本明刻《黄鹤楼集》与它主人的命运,就是一座千余年黄鹤楼沉浮史的化身与注脚。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珍爱的书籍,不管是李白,还是后来的钱基博、徐行可,都无法摆脱时代的左右。

李白在留居安陆漫游黄鹤楼时曾写下《江夏送友人》一诗。诗的最后两句写道:“徘徊相顾影,泪下汉江流。”书与楼,人与世,思之,何不如此。但愿,江水流日夜,这一页,已然翻过。



▲宋代界画《黄鹤楼》图。古人创作界画时,要用界笔直尺画线,从而能够形象、科学地记录下古代建筑。